

带你远走高飞

〔意大利〕尼克洛·阿曼尼提 著 陈晨 张国成 译

TI PRENDO E
TI PORTO VIA
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带你远走高飞

〔意大利〕尼克洛·阿曼尼提 著 陈晨 张国成 译

**TI PRENDO E
TI PORTO VIA**
NICCOLÒ AMMANIT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你远走高飞/(意)阿曼尼提著;陈晨,张国成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417-3

I. ①带… II. ①阿… ②陈…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927 号

Niccolò Ammaniti

Ti prendo e ti porto via

Copyright © 1998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19

责任编辑:韩 樱

选题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带你远走高飞

[意]尼可洛·阿曼尼提 著

陈晨 张国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19,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17-3/I·4314 定价:36.00 元

一九九X年六月十八日

1

结束了。

假期。假期。假期。

三个月的时间，仿佛成了永远。

沙滩、海水浴、与格洛丽亚骑着车四处兜风。芦苇丛中温热而略带咸味的水流，一直涌到膝盖的高度，可以在那儿摸小鱼苗和蝌蚪，也可以寻找昆虫幼虫和蝶蛹。

彼得·莫罗尼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四处张望。

他满十二岁了，但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他瘦瘦的，皮肤晒得黝黑。额头上被蚊子叮了个包。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出自他妈妈之手，还不算太糟。鼻尖上翘，两只眼睛大大的，榛子色。穿着一件意大利队得世界冠军那届的白色足球背心，磨旧的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透明橡胶凉鞋，会在脚趾间磨出黑泥的那种。

格洛丽亚在哪儿？他暗自琢磨。

他穿过赛加弗雷多酒吧挤满人的桌子。

他的同学们都在这里。

大家都在这里等着吃个冰激凌，乘乘凉。

天热得很。

已经有一周了，风就像消失了一样，仿佛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顺便带走了所有的云彩，只剩下一个硕大炽热的太阳，令你头骨中的大脑都快要蒸发掉。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钟，温度计显示气温为三十七度。

排球场后面的松树上，知了发出巨蟒般的嘶鸣。不远处的另一边似乎有只死了的野兽，因为不时传来一阵阵腐肉那略带甜味的恶臭。

学校大门紧闭着。

学期成绩还没有公布。

一丝淡淡的恐惧鬼鬼祟祟地在彼得腹中游离，顶着横膈膜，叫人呼吸不得。

他走进了酒吧。

尽管热得要命，还是有很多小孩子挤在唯一的一台游戏机前。

他走了出来。

她在那儿！

格洛丽亚正坐在一堵矮墙上，在路的另一边。他走到她身边，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他：“你害怕吗？”

“有点儿。”

“我也是。”

“别说了”彼得说，“你肯定能升级，你知道的。”

“一会儿你做什么？”

“不知道，你呢？”

“不知道，咱们做点什么吧？”

“好啊。”

他们不再说话，一起坐在矮墙上，彼得一边在想他的朋友今天穿着那件蓝色的棉T恤显得比平时更漂亮，一边隐隐感觉恐惧在一点点爬升。

仔细想想的话，他知道没什么可怕的，事情毕竟已经解决了。

但他的肚子并不这么想。

他想去趟厕所。

酒吧前开始热闹起来。

所有人都醒过来，穿过马路，在紧闭的学校大门前挤作一团。

看门的伊塔洛手拿着钥匙从院子里走出来，一边喊着：“慢点！慢点！别弄伤自己！”

“走吧。”格洛丽亚朝大门走去。

彼得感觉腋下仿佛夹了两个冰块似的，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开始往大门里挤。

“你留级了！”一个声音说。

（什么？）

你留级了！

就是这样。不是预感，也不是怀疑，就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样。

有些事不需要问为什么。

他怎么会相信自己能升级呢？

去看看，还等什么？去啊，快点。

他终于从麻痹状态中挣脱出来，挤进人群里。心脏在胸骨下愤怒地翻滚着。

他用肘部推搡着人群往前挤。“让我过去……我要过去……请让一让。”

“轻点儿！你傻啊？”

“别挤，蠢货。你往哪儿挤呢？”

他在众人的推搡中，努力朝大门里挤，但因为个子小，又被那些大高个儿们挤到后面去。他索性蹲下来，手脚并用地往前爬，穿过同学们密密麻麻的腿，越过重重阻碍。

“冷静点！冷静点！别挤……慢点儿，慢……”伊塔洛站在大门旁边，看到彼得时，话却哽住了。

你留级了……

看门人的眼中这样写着。

彼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继续前进，连滚带爬地朝楼梯跑去。

他三阶三阶地迈上楼梯，进了教学楼。

大厅尽头，一座米开朗基罗的半身铜像旁，布告栏里张贴着学期成绩。

这时发生了奇怪的事。

有个家伙，可能是二年级 A 班的，叫什么来着……我不记得名字了，他正要走开，一见我，突然愣住了，好像眼前站着的不是我而是个火星星人，他看着我，用胳膊肘碰了下另一个人，他叫詹保罗·拉纳，这个人我记得，他对他说了些什么，詹保罗也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看看周围，然后再看着我，又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那个人也看着我，然后另一个，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一片沉默……

一片沉默。

人群散开，给他打开了一条通道，他一直走到布告栏前。腿推着他往前走，两侧挤满了同学。他走上前，站在离布告牌几厘米的地方，后面的人还在推着他。

看吧。

他在找他的班级。

B 班！在哪儿？B 班？一年级 B，二年级 B。在这儿！

在右边最后一行。

阿巴特、阿尔提埃里、巴尔特……

他开始用目光从上往下扫过名单。

有个名字是用红笔写的。

有个人留级了。

差不多在中间的位置，有字母 M、N、O、P 之类的。

皮耶里尼留级了。

莫罗尼。

他用力挤了挤眼睛，再睁开眼的时候，四周一片模糊，开始晃动。

他又看了看名字。

彼得·莫罗尼 留级

再看一遍。

彼得·莫罗尼 留级

你不认字吗？

他重新看了一遍。

M-O-R-O-N-I，莫罗尼，莫罗尼，莫罗……莫……

有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回荡。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呃，有事吗？）

你叫什么名字？

（谁？我吗？我叫……彼得，莫罗尼，彼得·莫罗尼。）

那里写着彼得·莫罗尼。而就在名字旁边，用红笔写着大写字母“留级”，字大得像一座房子。

这么说来那预感没错。

然而他曾经希望那是每次考试时他都会有的糟糕感觉，每当他有这种感觉时，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都会考得很糟糕。那是一种总会被否定的感觉，因为他知道那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一比其余的一切都重要。

其他人呢！看看其他人！

费德里科·皮耶里尼 升级

安德烈·巴奇 升级

斯特法诺·荣卡 升级

他在成绩单上寻找其他的红色字迹，但只见到一片蓝色。

我不能是全校唯一一个留级的人。帕米埃里老师说过会让我升级的。事情会得到解决的。她答应过我的……

（不。）

现在不该想这些。

现在只应该走开。

为什么让皮耶里尼、荣卡和巴奇通过考试，而不让我通过？

这不，你瞧瞧。

大家来了。

脑中有个声音闪现：亲爱的彼得，最好赶快跑掉，你就快哭出来了，可不想被大家看见，对吧？

“彼得！彼得！怎么样？”

他转过身。

是格洛丽亚。

“我升级了吗？”

他朋友的脸从人群后面探出来。

彼得在找格洛丽亚的姓氏：切拉尼。

蓝的。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

他想告诉她，但却开不了口。嘴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像铜的味道，酸的。他吸了口气，吞了口口水。

我想吐。

“怎么样？我升级了吗？”

彼得点了点头。

“啊！太好了！我过啦！我过啦！”格洛丽亚喊着，开始拥抱身边的人。

她为什么要演这一出？

“你呢？你呢？”

回答她啊，快点。

他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像一群大黄蜂正在往他耳朵里钻。他的腿直发软，脸颊发烧。

“彼得？你怎么了？彼得！”

没事，只是我没及格。他想这么回答她。他靠住墙，然后慢慢倒在地上。

格洛丽亚拨开人群，来到他身边。

“彼得，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她一边问他，一边看了眼成绩单。

“你没过吗？”

“没……”

“其他人呢？”

“过了……”

然后彼得·莫罗尼意识到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都围着他，他在那注视的目光中间，像个小丑似的，像只红色的绵羊，就连格洛丽亚都属于另外一边，和其他人一样，无所谓了，她正用她那双小鹿斑比似的眼睛看着他，而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六个月前

十二月九日

2

十二月九日，早上六点二十分，一场暴风雨在乡间呼啸，一辆黑色的菲亚特乌诺 GTI（这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跟基本车型相比，只需多花上几个里拉，就能买到一个机动棺材，跑得像保时捷一样快，像凯迪拉克一样费油，像可乐罐一样容易被压得粉碎）驶进了从奥欧瑞

利亚公路通往伊斯加诺—斯卡罗的换乘车道，在乡间一条泥泞的双向车道上向前行驶，穿过运动中心和农社的大棚，一路开进了小镇。

短短的公路上满是雨水冲来的泥土。“伊凡娜·赞佩蒂”美体中心的大幅广告牌被风撕裂，掉在马路中间。

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除了一只跛脚的流浪狗，它的血缘种类比嘴里残留的牙齿还多，正在一个打翻了的黑色垃圾箱里翻找着什么。

乌诺车从它身旁开过，从马尔科尼肉铺、烟草店、香水店和农业合作社拉下的百叶窗前开过，一直开到小镇中心的“四月二十五日”广场上。

废纸、塑料袋、报纸与雨点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互相追逐。在花园中心，老棕榈树上发黄的叶子全都弯向了一边。小车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灰色建筑，车站的门关着，但车站酒吧的红色标牌亮着，表示这里已经开门了。

车在伊斯加诺—斯卡罗的战争遇难者纪念碑前停了下来，发动机没有熄火。排气管吐出一股浓重的黑烟。烟熏色的车窗让人看不见里面。

然后，驾驶员的车窗终于在一声金属般的呻吟中打开了。

首先飘出的是“吉卜赛国王合唱团”^① 弗拉门戈版的《飞翔》，随后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金发，戴着苍蝇墨镜，身穿一件棕色皮衣，后背位置上用小珠子绣着一只阿帕奇鹰。

他的名字是格拉齐亚诺·比亚。

这个家伙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两腿伸开，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点着了一根。

他又回家了。

信天翁与艳舞女郎

要想知道格拉齐亚诺·比亚为什么偏偏决定在十二月九日回到他

^① 法国南部合唱团，成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阔别两年之久的故乡伊斯加诺—斯卡罗，这还要从头说起。

也不用很久，七个月以前，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意大利的另一端——东海岸去，更确切地说，是到被称为里维埃—罗马涅拉的那个地区。

夏天来了。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正在沙滩上一家名叫“海边风铃”（也被人叫做“马里奥的袜子”）的廉价餐厅里，这里离里乔内市只有几公里路，以海鲜和充满细菌的食物而闻名。

天热得很，但从海上卷来的一丝微风让一切变得不那么难受。

餐厅里挤满了人。尤其是外国人，德国夫妇、荷兰人，还有看不出从哪个国家来的北方人。

格拉齐亚诺·比亚就在这里，靠在酒吧的吧台上，正要喝光他的第三杯玛格丽特酒。

巴布洛·古蒂耶雷兹，一个皮肤黝黑、额前留着刘海、背上文着鲤鱼的小伙子进了餐厅，走到比亚身边。

“开始吗？”他用西班牙语问道。

“开始吧。”比亚善解人意地看着调酒师，后者弯下腰，从吧台后拿出一把吉他，递给了他。

时隔多年，这个晚上，他再次有了灵感，又想弹琴了。

是刚喝下的那两杯玛格丽特起了作用，还是海风的轻抚，又或是大厅里那亲切友好的气氛，谁知道！

大厅里有个小舞池，笼罩在一片暖暖的红色灯光中，他坐在舞池中央的凳子上，打开皮套，取出吉他，那架势活像一个武士正在拔出他的刀。

这把吉他是巴塞罗那的著名琴师哈维尔·马丁内斯专门为比亚制作的。他调了调音，觉得他和吉他之间涌动着一股魔法般的力量，心有灵犀，人琴合一，可以奏出无比美妙的旋律。他又看了看巴布洛，他已经站到了两个康加鼓后面。

默契的火花点燃了他们的眼睛。

于是他们也不浪费时间，开始演奏弗拉门戈吉他大师帕可·迪鲁奇亚的一首曲子，然后是桑塔纳、约翰·麦克劳林的几部作品，最后则是历久弥新的“吉卜赛国王合唱团”。

格拉齐亚诺的手指灵活地在吉他上游走，仿佛安德烈斯·塞戈维亚附体。

观众们大为赞赏，纷纷鼓掌、喝彩、吹口哨。

他尤其俘获了女性观众们的芳心，能听见她们像发情的小兔子一样叽叽喳喳个不停。

这固然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西班牙音乐的魅力，而最主要还是拜他的英俊外貌所赐。

像格拉齐亚诺这样的人，想不为他神魂颠倒都难。

一头狮子般的金发一直垂到肩膀，一层毛毯般柔软的褐色胸毛覆盖着宽阔的胸膛，一双奥玛·雪瑞夫般的阿拉伯眼睛，脖子上戴着一串绿松石项链，凸起的肱二头肌上文着一个部落标志，赤着双脚。这一切无不让他听众们怦然心动。

在弹了无数次 Samba pa ti 返场，给了疯狂的德国女歌迷无数个亲吻之后，音乐会结束了，格拉齐亚诺告别了巴布洛，去厕所排空了膀胱，还享受了一份美妙的“玻利维亚式提拉米苏”。

事情是这样的：他正要出去的时候，一位晒得像巧克力饼干一样黝黑的黑发女人走进了厕所，她年纪不小了，但两个乳房饱满得像气球。

“这儿是男士卫生间……”格拉齐亚诺指着门口，提醒她说。

女人伸手拦住了他：“我想‘咬’你，你不会反对吧？”

天底下可没有人会拒绝口交的邀请。

“请坐吧。”格拉齐亚诺指着马桶对她说。

“但是我想先给你看一样东西。”黑发女人说。

“你看那儿，大厅中间，看见那个穿着夏威夷衬衫的男人了吗？他是我丈夫，我们是从米兰来的……”

那位丈夫是个单薄而灰头灰脑的家伙，正在大快朵颐盘中的牡蛎。

“跟他打个招呼吧。”

格拉齐亚诺挥了挥手，做出个“你好”的手势。那个家伙举起了手里的香槟，鼓了鼓掌。

“他非常崇拜你，说你弹得太棒了，你真有天分。”

女人把他推进卫生间，关上了门，坐在马桶上。一边解开他牛仔褲的扣子，一边说：“但是现在咱们要给他戴顶绿帽子了。”

格拉齐亚诺靠住墙，闭上了眼睛。

时间在这一刻消失了。

想当年，这就是格拉齐亚诺·比亚的生活。

如果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的话，那可真称得上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充满着各种相遇和不期而至的幸福，活力十足，处处流淌着积极的能量，仿佛每天都跳跃在梅伦格舞曲的音符上。

还有什么比麻痹嘴巴的毒品那苦苦的味道更美妙，仿佛成千上万个小分子在大脑里旋转，像肆虐的狂风席卷而过，却不让人感到痛苦？还有什么比陌生女人的舌头爱抚你的小弟弟更舒服？

不是吗？

黑发女人邀请他加入他们的晚餐。

香槟、炸鱿鱼、贻贝。

女人的丈夫有一家动物饲料场，还有一辆法拉利停在餐厅的停车场里。

谁知道他们吸不吸毒？格拉齐亚诺暗自琢磨。

要是能卖给他几克货，赚上几个钱，这个夜晚就不仅仅是愉快，

而是美妙了。

“你的生活一定很疯狂：全是性、毒品和摇滚，对吧？”黑发女人一边咬着一只龙虾的大钳子，一边问他。

每当有人这么对他说，格拉齐亚诺就觉得很沮丧。

人们为什么张嘴净说些没用的字眼。

性、毒品和摇滚……又来了。

但一边吃着饭，他一边继续考虑这个问题。

归根到底，这话倒也不假。

他的生活可不就是性、毒品和……不，摇滚倒真没有，而是弗拉门戈。

那又怎样？

当然了，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的生活让人恶心。浮萍一样，没什么方向。但我自己觉得这样不错，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有一次，在贝拿勒斯^①，一个比利时人坐在台阶上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风带来的信天翁。微微扇动翅膀，就能顺风飞翔。”

格拉齐亚诺觉得自己也像一只信天翁。

一只很有担当的信天翁：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

在有些人看来，倒买倒卖是件坏事。

而格拉齐亚诺认为，这取决于你怎么做。

要是你只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不是为了赚大钱，那就可以；卖给朋友们，可以；卖质量好的东西而不是次品，也可以。

倘若只靠弹琴就能养活自己，他肯定立刻就不再干这种营生了。

有些人认为，吸毒是件坏事。格拉齐亚诺则认为，这也取决于你怎么去做。要是过量、上瘾，就不行，用不着医生或神父跟他来解释那些

① 印度北方城市，位于恒河河畔，是印度教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圣城，现名瓦拉纳西。

粉末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但要是你每天只用一点点，绝对没什么坏处。

那么性呢？

性？我确实常常做爱，但谁叫我讨女人喜欢，我也喜欢她们呢？（话要说清楚，男人我可不喜欢。）性是两个人的事。要是做的方式正确，性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

（格拉齐亚诺从来没考虑过，这句话的道理是明摆着的）。

那么格拉齐亚诺究竟喜欢什么呢？

拉丁音乐，在酒馆里弹吉他（他们付我钱的时候！），在沙滩上晒太阳，和朋友们一边闲聊，一边看着硕大的橙色太阳缓缓坠入大海，还有……没有了，就这些。

人们总是跟你说，要想欣赏生命，就要努力奋斗，别信他们，这不是真的，他们只是想骗你。享乐是一种宗教，身体就是它的庙宇。

格拉齐亚诺很擅长享乐。

每年从六月到八月底，他住在里乔内市中心的一个开间里，九月搬到西班牙的伊维萨岛，十一月去牙买加过冬。

在四十四岁的年纪，格拉齐亚诺自称是一个职业的吉卜赛人，一位流浪的达摩，一个不断寻找自己业力轮回的游魂。

他一直自诩如此，直到那天晚上，那个该死的六月的夜晚，他的命运与那个艳舞女郎——艾莉卡·特蕾泰勒交织在一起。

在“海边风铃”快活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职业吉卜赛人来到了这里。

他在“宿醉”舞厅的拱廊里，瘫坐在一张桌子前，仿佛被某个恶棍抽掉了脊椎骨似的。两只眼睛眯成了缝，嘴巴半张着。手里举着一杯“自由古巴”鸡尾酒，却喝不下去。

“天啊，我不行了。”他反复念叨着。

可卡因、摇头丸、葡萄酒和炸小鱼混在一起，让他难受得要命。

饲料生产商和妻子坐在他身边。

迪斯科舞厅里全是人，比超市里的柜台前还拥挤。

他感觉像是坐在轮船上，因为舞厅开始左右摇晃起来。他们坐着的地方很糟糕，虽然有人认为那是所谓的贵宾席。一个巨大的音箱悬在他头顶上方，正在破坏他的神经系统。但与其站起来去找另外一个座位，他宁愿把右脚锯掉。

饲料生产商继续在他耳边大声喊着，格拉齐亚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低头一看。

舞池活像个该死的蚂蚁窝。

他的脑袋里只剩下些简单的真理。

乱死了。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真是一团糟。

他缓缓地转过头，仿佛一头牧场里的瑞士奶牛。

然后他看到了她。

她正在跳舞。

她在蚂蚁窝的中央舞台上，赤裸着身子起舞。

他认得“宿醉”迪厅的所有艳舞女郎，但这一位他从没见过。

她一定是新来的。她可真是漂亮妞。瞧瞧，她跳得多棒。

喇叭把鼓打贝斯的节奏喷吐在一片由身体、脑袋、胳膊和泪水交织成的毯子上，而她独自一人，高高在上，恍若不可及的迦梨^①女神。

闪耀的灯光打在她身上，牢牢跟住她那一连串性感的舞姿。

他像个滥用麻醉剂的病人般，呆呆地盯着她。

这是他所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想想看，要是能当她的男朋友，有她在身边，该多让人羡慕啊。可她到底是谁？

他想找人问问，或许可以问问吧台那个家伙，但他站不起来，两

^① 迦梨，印度教中的一位女神。